

林慶彰 主編

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

花木蘭
文化出版社
出版

中國學術思想

研究輯刊

二十編

林慶彰主編

第21冊

大學思想
——荀學進路的詮釋

劉又銘著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大學思想——荀學進路的詮釋／劉又銘 著 -- 初版 -- 新北市：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5〔民 104〕

序 4+ 目 2+158 面：19×26 公分

（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 二十編：第 21 冊）

ISBN 978-986-404-010-0（精裝）

1. 禮記 2. 四書 3. 大學 4. 荀子 5. 大學為荀學說

030.8

103026881

ISBN-978-986-404-010-0



中國學術思想研究輯刊

二十編 第二一冊

ISBN：978-986-404-010-0

大學思想

——荀學進路的詮釋

作 者 劉又銘

主 編 林慶彰

總 編 輯 杜潔祥

副總編輯 楊嘉樂

編 輯 許郁翎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社 長 高小娟

聯絡地址 235 新北市中和區中安街七二號十三樓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hml810518@gmail.com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封面設計 劉開工作室

初 版 2015 年 3 月

定 價 二十編 21 冊（精裝）台幣 38,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大學思想
——荀學進路的詮釋

劉又銘 著

作者簡介

劉又銘（1955～），台灣嘉義人，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博士（1992），現任政大中文系教授。年輕時接觸過基督教、佛教、心理分析，最後選擇了儒家，並且從孟學（孔孟之學）立場逐漸轉向荀學（孔荀之學）立場。晚近開始嘗試建構「當代新荀學」，提倡「當代新儒家荀學派」。著有《馬浮研究》（碩士論文）、《大學思想證論》（博士論文，即本書底本、初稿）、《理在氣中——羅欽順王廷相顧炎武戴震氣本論研究》以及〈荀子的哲學典範及其在後代的變遷轉移〉、〈大學思想的歷史變遷〉、〈中庸思想——荀學進路的詮釋〉、〈明清自然氣本論的哲學典範〉、〈儒家哲學的重建——當代新荀學的進路〉……等論文。

提 要

宋明以來，儒者普遍尊孟抑荀，以孟學或泛孟學思維解讀〈大學〉。本書（根據我1992年的博士論文《大學思想證論》修訂而成）則依循馮友蘭「大學為荀學說」，徹底重讀〈大學〉，還原其思想原貌，全面論證其荀學性格。第一、二章討論〈大學〉的原本、撰著時代、訓詁疑義，重新衡定其文意脈絡和思想理路。第三章介紹馮友蘭的「大學為荀學說」及其所引發的爭議，並論證此觀點的有效性。第四章起正式探究〈大學〉思想。就致知論來說，「知止」以及定靜安之後的「慮」即是「格物」，而「格物致知」的所得即是「知本」。就修養論來說，主要是依著「格物致知」的所得也就是「知本」來誠心誠意地實踐；以此為基本工夫來正心、修身便能修成「明德」。就政治論來說，從齊家、治國到平天下，施政有三個基本理念那就是「明明德（顯明自己美好的德行作為人民的榜樣）」、「新民」以及「止於至善（讓家、國、天下達到至善的地步）」，又有「絜矩（執持一個特定的方法）之道」等五項具體原則。本書發現，〈大學〉的致知論、修養論、政治論，在內容上、措辭上多半具有荀學色彩荀學性格，小部份屬儒家通義的觀點也多半跟《荀子》一書有具體的關聯呼應，惟獨沒有單單符合孟子思想而悖於荀子思想的部分。因此，雖然〈大學〉沒有直接提及「性惡」，它卻是荀學性格十足的作品，馮友蘭的「大學為荀學說」確定可以成立！

自序

本書以我 1992 年的博士論文《大學思想證論》為底本修訂而成。基本上是原書的視野、精神與學術氛圍，但架構、內容與關鍵用語稍有更動（必要時以「2015 補記」說明之），文句也多半修訂過。書名改為「大學思想——荀學進路的詮釋」，正好跟我晚近新寫的〈中庸思想：荀學進路的詮釋〉（《國學學刊》2012 年第 3 期）一文相互呼應。

1992 年這篇博論可以算是我第一部荀學專著，它的到來一部份是偶然的因素。

大約 1987、1988 年間吧，我開始在政大中文系講授「學庸」；同時準備在碩士論文《馬浮研究》的基礎上，以「馬浮的學術思想」為題撰寫博士論文。這個時候，我的孟學時期持續著，正要向前推進。

不過，事情有了變化。當講授「學庸」的時候，我發現朱子《大學章句》的詮釋在某些地方跟〈大學〉原文形成扞格。困惑中，我讀到馮友蘭的〈大學為荀學說〉，深受鼓舞，覺得這個說法是恰當理解〈大學〉原文的一把鑰匙；於是改變計畫，把博論題目換成「大學思想證論」。

在改題目的過程中，我請教過一位老師。他什麼話也沒說，只是笑呵呵地擺擺手，表示不贊成。還好我的指導教授李威熊先生始終支持這個題目，給我最大的空間撰寫。

便是這個新題目讓我某個程度從宋明理學轉入先秦儒學，又某個程度從孟學轉向荀學。為了確認〈大學〉的荀學性格，我把孟子、荀子的思想做了一個整體的對比考察，這對我後來研究荀學大有幫助。不過，撰寫的過程並不順利。原來，要幫〈大學〉斷開孟學的魂結並沒有想像中那麼容易。好幾

次我遇到瓶頸走不下去，都以爲必須整個放棄掉另外找題目了，真是緊張。

論文口試時，有位口試委員嚴肅地問我說：「如果你的論證成立，〈大學〉的價值不就毀於一旦了嗎？你爲什麼要寫這篇論文呢？它有意義嗎？」這個問題我毫無心理準備，匆促間我只回答說：「我的確沒想到這個問題，我只是想要探尋一個學術的真相……」

口試後不久，又有人不以爲然地跟我說：「《大學》一開頭的『明明德』就表明了它是孟學……」，又說：「打個比方吧，孟子是純金的菩薩，而荀子只是鍍金的……」

這些質疑，充分反映了當代尊孟抑荀的狹隘風習。而當年的我也多少被裹在這個風習裏頭，無法爲荀學提出有效的辯護（「明明德」的問題除外），甚至還持續講授著「宋明理學」而樂在其中。

過了不久，由於系裡的需要，我改開「近三百年學術史」，接觸到大陸學界新開拓關於「氣本論」的研究成果。沒想到，面對這個台灣儒學圈所排斥所貶抑（認定它是唯物論）的學術區塊，我再度被吸引了。我熟讀《陳確集》，翻遍《日知錄》，最後選擇了我一度稱作「本色派氣本論」現在稱作「自然氣本論」的論題，寫成《理在氣中——羅欽順王廷相顧炎武戴震氣本論研究》。

明清自然氣本論的哲學典範讓我領悟到，荀子哲學有個隱密的解讀方式，恰恰是這個隱密版的荀子哲學，跟明清自然氣本論可以連成一氣。於是我在 2001 年發表〈從「蘊謂」論荀子哲學潛在的性善觀〉一文，借用傅偉勳「蘊謂」的概念指出，在荀子哲學的「性惡論」論述底下，其實蘊涵著一個「弱性善觀」（相較之下，孟學屬「強性善觀」），它無形地、潛在地影響著後代，發展爲一個不被清晰意識到、認識到的荀學傳統。

2005 年，我在〈合中有分——荀子、董仲舒天人關係論新詮〉一文（2007 年刊出）中指出，（1）所謂天人關係基本上指「存在關係」。（2）儒家天人關係論基本上都是「天人合一」的型態，其中又分「天、人合一（專就天與人兩端的純精神形上實體的同一來說的合一）」和「天、人合中有分（就天、人兩端整體存在上的連續一貫與同中有異來說的合一）」兩類。（3）一般認爲荀子主張「天人相分」而董仲舒主張「天人合一」，其實兩人的哲學都是「天人合中有分」的型態。（4）這樣的分判，更能符合一般所謂「中國哲學以天人合一爲主調」的觀點。

2006 年，我在〈荀子的哲學典範及其在後代的變遷轉移〉一文中指出，

若兼顧荀子哲學的意謂、蘊謂兩層來做創造的詮釋，那麼荀子的哲學典範便是一個全新的面貌：基於自然元氣的本體宇宙觀、「合中有分」的天人關係論、性惡論話語中所蘊涵著的「人性向善論」、學知禮義的致知論、「化性起偽」話語底下所蘊涵著的「積善成性」的修養工夫論、以禮義治國的政治觀等等。以這樣的哲學典範（我後來把它稱作「荀子哲學的普遍形式」）為基準，我們便可以把歷史上許多失聯的荀學論述整個串聯起來；例如〈大學〉原來是荀學，董仲舒天人感應說的基底仍是荀學，裴頠的〈崇有論〉是在魏晉玄學氛圍下初步建構本體論的荀學，韓愈和戴震則是「孟皮荀骨」的荀學等等。

就這樣，我開始提議「荀學哲學史」的研究，提議「當代新荀學」的建構和「當代新儒家荀學派」的成立，一直到現在。

現在，面對當年那些質問，我知道怎麼回答了。我會說，把〈大學〉思想原貌找出來，論證它是荀學，這樣做，並不會讓〈大學〉的價值毀於一旦，反而會讓〈大學〉的價值與光彩更加擴大。我會說，純金菩薩、鍍金菩薩的譬喻，跟孟子、荀子兩人的思想並不相干。我會說，我當年寫這篇博論當然是有意義的。

最後要說的是，雖然郭店楚簡的出土帶來許多新材料，但是看來本書的基本觀點並沒有受到影響；所以，既然它在探求真相之外又多了一重意義（荀學自身的意義），那麼就它正式露臉吧！



目

次

自序	
前言	1
第一章 〈大學〉原本、撰著時代與訓詁疑義衡定	5
第一節 〈大學〉原本衡定	5
第二節 〈大學〉撰著時代衡定	11
第三節 〈大學〉訓詁疑義衡定	21
第二章 〈大學〉文意脈絡與思想理路衡定	33
第一節 朱子「綱領——條目」說對〈大學〉的誤讀	33
第二節 〈大學〉的分段和前三段的文意脈絡	36
第三節 〈大學〉思想理路衡定	43
第三章 〈大學〉思想性格衡定	49
第一節 孟學與荀學	
——戰國儒學的兩個基本典範	49
第二節 當代學者關於〈大學〉思想性格的爭議	61
第三節 〈大學〉是荀學	
——對馮友蘭「大學爲荀學說」的確認	74
第四章 知止以格物——〈大學〉的致知論	81
第一節 「格」與「物」	
——致知的方法以及所用的素材	81

第二節 知本——致知的達成及其實質內涵	87
第三節 從知止到知本——致知的全幅歷程	96
第五章 誠意、正心、修身——〈大學〉的修養論	105
第一節 依知起修的「誠意」——修養的基本工夫	105
第二節 「正心」、「修身」 ——誠意的推進與明德的修成	113
第六章 明明德於家、國、天下 ——〈大學〉的政治論	121
第一節 關於「齊家」、「治國」、「平天下」	121
第二節 明明德、新民、止於至善 ——施政的基本理念	124
第三節 「絜矩之道」及其他——施政的具體原則	135
第七章 結 論	145
參考書目	151
圖 次	
圖 2-1 朱子《大學》詮釋的思想理路圖	44
圖 2-2 王陽明《大學》詮釋的思想理路圖	46
圖 2-3 〈大學〉原本原義的思想理路圖	47

前言

在宋代以來的儒學研究裡，《禮記·大學》始終是一個關注的焦點，同時也一再地成為爭議的中心。大致說來，宋明儒的詮釋多與詮釋者個人的義理體證和工夫取徑關係密切，「以作為述」的成分很大；朱子和王陽明便是其中最具影響力的兩個代表人物。清儒面對朱、王兩大詮釋典範相持不下的僵局，轉而著重客觀的訓詁考據，頗做了一些澄清和還原的工作。而當代學者站在前人的基礎上，多能兼顧訓詁與義理兩端，又能以思想史的角度交相勘驗，一時也有相當的創獲。

「以作為述」的經典詮釋，實質上是後代詮釋者基於一己的感受、認知與需要，藉由經典中具有時代活性的主題，所發揮並完成的意義建構；其創造、推進的成績和貢獻都是值得肯定的（尤其宋明儒對〈大學〉的詮釋更是如此）。不過，這樣一來，經典的文字層面和它的意義層面（詮釋義）之間，便形成模糊的、不確定的關係；而經典的意義（詮釋義）和它原先時代情境之間的相互呼應，也就得不到恰當的理解了。不僅如此，由於在這種風氣底下，學者們對自己「以作為述」的事實往往缺乏自覺，於是人人各「作」一套新義，異路殊途，彼此爭論，相持不下。這種情況對〈大學〉而言尤其明顯。明代萬曆年間就已經有人說過：「《大學》一書，漢儒存而不論，宋儒論而不辯；自明興以來，辯論紛紛，有如聚訟。」〔註1〕到了明末，劉宗周更說：

〔註2〕

〔註1〕這是唐士元在〈大學古今本通考後序〉中引述他老師劉斯原的話。見劉斯原：《大學古今本通考》，中國子學名著集成編印基金會影印明萬曆間刊本。又，〈大學〉原來是單篇文字，宋明以後被看作一部書。本書則關注它原本作為單篇文字時的思想，基本上認定它是單篇文字，因此將它標作「〈大學〉」。但是當引述諸家言論時，便依其各自觀點而標為「〈大學〉」或「《大學》」。

〔註2〕劉宗周：《劉子全書》（台北：華文書局，1969），卷36，頁3298。

《大學》之爲疑案也久矣。「古本」、「石本」皆疑案也；「程本」、「朱本」、「高本」皆疑案也；而其爲「格致」之完與缺，疏「格致」之紛然異同，種種皆疑案也。嗚呼！斯道何繇而明乎？宗周讀書至晚年，終不能釋然於《大學》也……

人人各「作」新義，相互辯論，有如聚訟，形同疑案，其結果反而是「斯道難明」了。

由此看來，清儒在宋明儒深刻而豐盛的義理詮釋成果之外，所積極地爲經典尋找本義的各種嘗試和努力，其中自有其重要的意義和價值，這點是不容否定，也不會因爲詮釋的結果是否更深刻、更圓融而有所改變的。值得驚訝與值得注意的是，在經過有清一代全面探尋經典原義的運動之後，當代學者對〈大學〉思想的本義居然還是沒有定論；而一般學者研讀〈大學〉，也多半仍舊依循著朱子、王陽明或兩者折衷的路線（當然，這樣的讀法仍有其價值存在），而不知道那只是宋明儒的新說新義，也不知道這種讀法可能導致思想史圖像的含混模糊。由此可見，在〈大學〉一文中，的確存在著幽隱深藏、撲朔迷離的難題，不是「訓詁明」之後便可以驟然地「義理明」的。

雖然前人對〈大學〉本義究竟爲何一直沒有定論，不過在眾說紛紜中也並非沒有值得注意的創新的觀點。宋代以來，不管有沒有明白說出，一般都將〈大學〉看作孔孟一系的思想；一直到民國十九年（1930），馮友蘭終於撰文主張「大學爲荀學」（註3），這就爲〈大學〉思想帶來一個全新的理解角度和充滿創意的詮釋空間。雖然，馮氏這個觀點，多年來備受質疑批評（詳見本書 3.2 節），已經接近被忽略被揚棄的程度；然而，根據本書重新探究的結果，這個看似大膽翻案的觀點，的確是解決〈大學〉那幽隱深藏、撲朔迷離的難題的根本線索。筆者認爲，學者們如果能徹底擺脫傳統舊說的影響，改從荀學的角度來分析、詮釋〈大學〉一文，便可發現，〈大學〉的語言表達與思想內容，原來自有其明白確定的脈絡可循；而宋元以來異說林立的僵局，原來只是因爲錯認了〈大學〉的思想性格反其道而行的結果。

本書的主要目的，基本地說，是要在清代以來經典意義還原運動的基礎

〔註3〕見馮友蘭：〈大學爲荀學說〉，《燕京學報》7，1930年6月；收入《古史辨》第四冊。此文內容與文句大體同於馮氏《中國哲學史》第一篇（據馮氏《三松堂自序》頁231，本篇完稿於1929年，出版於1931年）第十四章「大學」一條，但若干處引文和解說稍詳。

上，就著〈大學〉的原本，就著〈大學〉撰著時代的思想背景和語境，徹底地、返本還原地重讀〈大學〉，藉以尋求〈大學〉思想的原貌（但不是要用這個原貌來否定或取代後人創造性的新詮釋）。進一步地或積極地、具體地說，則是要全面地拿荀子思想來參照、印證，藉以充分證成、闡明馮友蘭「大學爲荀學」的論點。

在本書中，問題處理的重點和處理的幅度，以及對歷代各家說解的參考取舍，都以上述目標爲衡量基準。也就是說，如果對〈大學〉本義的理解、揭露和發現沒有幫助，也沒有對比、澄清、參照的意義，那麼即使是再深刻再精彩的論點（所謂「後儒的創造的詮釋」），我也不見得會提出來討論。相反地，只要某家學說的局部觀點有觸及〈大學〉本義的可能，或可以幫助我們釐清〈大學〉原意，那麼即使他的其他理路其他觀點與本書相牴觸，我也會予以消化並選擇性地吸收進來。

全書從第四章起才正式討論〈大學〉的思想。在這之前，爲了徹底地重讀〈大學〉，我先在第一、二章討論〈大學〉的原本、撰著時代、訓詁疑義、文意脈絡以及思想理路等；因爲這些外圍問題或基本問題的釐清、衡定，對於正確理解〈大學〉的思想是極其重要也極其必要的前提。然後，我在第三章介紹馮友蘭的「大學爲荀學說」以及它所引發的爭議，並初步說明本書所以贊成和採用馮友蘭這個全新的觀點的理由。應該說，第一、二章是重讀〈大學〉思想的必要基礎，比較是文獻處理的層面，側重文義脈絡的辨認、釐清；第三章則是重讀〈大學〉思想的關鍵鑰匙，正式進入思想層面，側重詮釋典範的比較和抉擇。

接下來，第四章討論〈大學〉的致知論。預備好一個「知止」的心態來「格物」？而「知本」就是「知至」？是的，這是緊貼著〈大學〉本文所讀出來的跟傳統或一般觀點很不一樣的解釋。從中可以具體看到，這是荀學的性格。

第五章討論修養論。首先，「誠意」是依著「致知」的結果也就是「知本」來誠心誠意地實踐，這是修養的基本工夫。然後，以「誠意」這個基本工夫來正心、修身，其結果便是修成了「明德」；這樣的「明德」便是將來施政時進行「明明德（顯明自己美好的德行作爲人民的榜樣）」的一個必要的前提。這樣的理解，也是跟傳統以及一般的理解大不相同的。從中也可以具體看到，這是荀學的性格。

第六章討論政治論。從「齊家」、「治國」到「平天下」，施政有三個基本理念那就是「明明德（顯明自己美好的德行作為人民的榜樣）」、「新民（教導人民，藉以更新人民的生命素質）」以及「止於至善（讓家、國、天下的秩序、風習達到至善的地步）」（這三項可不是什麼「八條目的綱領」）。此外，施政又大致有五項具體原則，如「絜矩（執持一個特定的方法）之道」等。關於上述的「明明德」等三項，以及「絜矩之道」等五項，我的解釋也多半跟傳統以及一般的解釋大不相同。從中一樣可以具體看到，這是荀學性格。

總之，我要肯定地說，由於掌握了「大學為荀學」這個關鍵因素與恰當角度，今天我們終於可以突破宋明儒舊說，徹底地還原回去，全新地、如實地理解和詮釋那原本屬於荀學脈絡的〈大學〉原本的思想了。

第一章 〈大學〉原本、撰著時代與 訓詁疑義衡定

第一節 〈大學〉原本衡定

要研究〈大學〉思想的原貌，當然要根據〈大學〉的原本；這點其實大致是歷代學者的共識，只不過對於如何才是原本，不同時代或不同學者有不同的看法罷了。從漢代到宋初，都以《小戴禮記》裡的〈大學〉為原本，別無異議（應當說也沒有所謂原本不原本的問題）。但宋代二程兄弟認為《小戴禮記》裡〈大學〉的文句「先後失序」〔註1〕，於是各自做了修訂，並以他們修訂後的「改正本」來作為原本。〔註2〕此後歷經宋元明清以迄今日，不但朱子改本大大盛行，而且各種各樣不同的改本也一再推出，已經累積為一個極其龐大的改本家族了。〔註3〕必須注意的是，另一方面，明儒王陽明在朱子改本強大勢力的影響下，卻又極力主張回歸「古本」（即「小戴禮記本」，也可以稱為「禮記注疏本」、「注疏本」），認為此「古本」就已經是原本，並不需要改訂、改正。於是，在王陽明之後，肯定、尊用古本的也一直沒有斷絕，

〔註1〕程頤說：「修身當學大學之序。大學，聖人之完書也，其間先後失序者，已正之矣。」見《二程集·伊川先生語十》，台北：里仁書局，1982，頁311。

〔註2〕《二程集》的「河南程氏經說」卷五便錄有〈明道先生改正大學〉和〈伊川先生改正大學〉二文。

〔註3〕見李紀祥：《兩宋以來大學改本之研究》（台北：學生書局，1988）。本書是迄今為止對〈大學〉的歷代改本最完整最深入的考察和研究。

形成了改本派之外一個重要的對立面，只不過它的影響力和聲勢遠遠不及改本派罷了。〔註4〕

民國以來，許多學者、教師、學生繼續闡釋、傳講、讀誦朱子改本，這是當代《大學》流傳、閱讀的基本面與普遍情況。並且，在這樣的基礎上，仍然有人再度提出新的改本來；例如廖平（1916）、嚴立三（1929）、蔣中正（1963 或稍早）、唐君毅（1966）、王大千（1974）、嚴靈峰（1984）、程兆熊（1986）、孫寶琛（1987）、程石泉（1987）、東方橋（2000）等（以上共十人）。〔註5〕

在上述風習的籠罩下，一般學者、學生們可說很少知曉和接觸到〈大學〉的古本。雖然有少數學者個別地撰文表彰、闡釋〈大學〉古本，如廖襲華（1916）、袁祖銘（1925）、魏元曠（1933）、易奉乾（1935）、劉紹寬（1935）、何容園（1943）、伍觀淇（1950）、高明（1963）、周畊莘（1967）、鄭曼青（1971）、趙澤厚（1972）、南懷瑾（1998）、霍雙印（2000）、陳慶衍（2001）等（以上共十四人）〔註6〕，不過都非常地孤立與分散，少有回響共鳴。整體來看，贊

〔註4〕有關的介紹見高明，〈大學辨〉，《禮學新探》（台北：學生書局，1978 三版），頁 108～120。這篇論文是當代對〈大學〉古本持肯定立場最具代表性的著作。

〔註5〕其有關著作如下【2015 補記：以下所列比 1992 年初稿稍有增補】：（1）廖平，《大學中庸演義》，《六藝館叢書》冊一。（2）嚴立三，《大學辨宗》（1929）、《禮記大學篇考釋》（1943）、《大學釋義》（1943，此為前一書的簡易本），三書都收入《嚴立三先生遺稿彙編》（台北：正中書局，1980），而第二書之第四部分「通釋全篇」又收入梁漱溟著編，《禮記大學篇伍嚴兩家解說》（巴蜀書社，1988）。（3）蔣中正，《大學之道》第四次訂正本（1963），收入《科學的學庸》（台北：黎明文化公司，1985）。（4）唐君毅，《中國哲學原論·導論篇》，台北：學生書局，1980 五版。（5）王大千，《大學正簡》，台北：台灣師範大學國文研究所碩士論文，1974。（6）嚴靈峰，《大學章句新編》，台北：帕米爾書店，1984。（7）程兆熊，《儒家思想——性情之教》，台北：明文書局，1986。（8）孫寶琛，〈大學章句新編正義〉，《中華文化復興月刊》20 卷 4 期，1987。（9）程石泉，〈大學改錯與新詮〉，《中國文化月刊》97，1987。（10）東方橋，《讀大學的方法學》，台北：玄同文化事業有限公司，2000。上述各改本中，除蔣中正、嚴立三、東方橋改本外，皆可參見李紀祥《兩宋以來大學改本之研究》第七章第一節及附錄。

〔註6〕其相關著作如下【2015 補記：以下所列比 1992 年初稿稍有增補】：（1）廖襲華，《古本大學分科解釋》9 卷，1916 活字印本。（2）袁祖銘，《古本大學講義錄》，1925 排印本。（3）魏元曠，《大學古本訓》，《魏氏全書》，1933。（4）易奉乾，〈大學古本易解〉，《船山學報》7、9，1935 年 2、9 月。（5）劉紹寬，〈古本大學說〉，《甌風雜誌》23、24 期合刊，1935 年 12 月。（6）何容園，〈古本大學第一講〉，《中國學報》1 卷 1 期，重慶，1943 年 1 月。（7）伍庸伯（字

成、關注以及閱讀古本的人在當代一樣是少數。可以說，以改本爲主的態勢似乎根深蒂固難以動搖了。〔註7〕

儘管如此，仍有足夠的理由可以相信：相對於各種改本來說，古本才是真正的原本；而且就〈大學〉本義的研究來說，任何改本都不能取代古本的地位。底下便分別就這兩方面做一個說明。

一、〈大學〉古本便是原本

第一個理由是，〈大學〉古本本身其實已經完整可讀了。

雖然二程認爲古本有錯簡、衍文，朱子更認爲古本除了錯簡外還有闕文；但那應該是他們身受唐宋古文（實質上是「新古文」）的薰染之後，不自覺地以個人所認知所以爲的文章條理來解析與期盼古代經典的結果。事實上，儘管〈大學〉古本文意脈絡如何理解還是個見仁見智的問題（詳第二章），〈大學〉古本本身完整可讀這一點卻是可以肯定的。鄭玄和孔穎達二人就不認爲〈大學〉文句錯亂脫誤不可通讀；當代學者高明也說：〔註8〕

〈大學〉原本（原註：即注疏本、古本）本來就不須要改易，並非「不改易即不可通者」。沈曙說得好：「今古本俱在，試一展卷把玩，則文意如是，段落如是，儘好讀，儘可思也。」（原註：見《大學古本說義》）毛先舒說得更爲透闢，他說：「余讀〈大學〉古文，而知

觀淇）口述，梁漱溟編錄，〈禮記大學篇解說〉，收入梁漱溟著編，《禮記大學伍嚴兩家解說》，頁35～89。（8）高明，〈大學辨〉，《禮學新探》，頁97～132。

（9）周畊莘，〈古本大學試釋〉，《人生》32卷7、11期，1967年12月、1968年3月。（10）鄭曼青，《學庸新解》，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87二版。（11）趙澤厚，《大學研究》，台北：台灣中華書局，1972。（12）南懷瑾，《原本大學微言》，台北：考古文化公司，1998。（13）霍雙印，《大學重華叢書（一）》，霍雙印中國文化研究發展基金會，2000。（14）陳慶衍，《大學探義》，台北：法蘭克福國際工作室，2001。

〔註7〕以上所述是一般學界的情況。此外，在民國以來的民間宗教界也出現了不少〈大學〉（以及〈中庸〉）的註本，它們或者藉扶鸞儀式著成，或者由民間宗教教師自著，而大致上也是改本派較佔優勢。參見鍾雲鶯《民國以來民間教派大學中庸思想之研究》（台北：玄同文化事業公司，2001年3月）一書暨其〈救世新教大學證釋之大學改本研究〉（收入《龍華科技大學第一屆中國文學與文化全國學術研討會論文集》，2002年12月）、〈試論臺灣一貫道對大學的詮釋〉（收入《第三屆台灣儒學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成功大學中文系編，2003年2月）二文。

〔註8〕高明：《禮學新探》，頁117～119。